

萬事學
院
藏
主
文
庫

第一一五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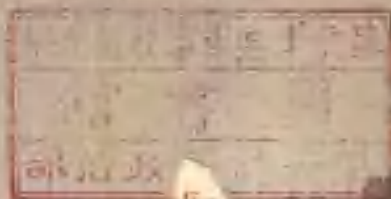
主編 五

實用主義

(一)

著 士 姆 詹

譯 承 趙 孟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實 用 主 義

(一)

詹姆士著

孟憲承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(原價志學叢書)

原序

這是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二月我在波士頓的羅威研究所，一九〇七年一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講的講演錄，照口說印成，沒有加什麼申說或附註。所謂實用主義之運動——我不喜歡這個名詞，但是現在要改他也太遲了，好像忽然憑空而來。其實哲學裏已有的幾個趨勢，同時發生集合的自覺，且覺着他們共同的使命。這個運動，發起在許多國，有許多的觀察點，所以結果是許多不一致的表述。我從個人眼光所見到，要做一個統一的說明，只敍大端，不詳作繁瑣的論辨。我相信：如若我們的批評家肯稍等幾時，待我們的話說完了再批判，可省却許多無謂的爭執。

如若這講演錄能引起讀者對於實用主義的興味，他一定願望再讀別的書，所以我給他幾種參看的書籍。

在美國，杜威的論理學說的研究(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)是基本。再讀他在下列雜誌裏的論文：

Philosophical Review Vol. XV, pp. 113-165

Mind, Vol. XV, p. 293

Journal of Philosophy, Vol. IV, p. 197

最好先讀歇勒的人本主義的研究 (Studies in Humanism) 裏面第一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九各篇尤要。歇勒以前所做的論文和這問題的一般辯論的文字，在他書裏來註內都可檢出。

其次讀：

J. Milhaud: Le Rationnel, 1898.

Le Roy 的論文(載在 Revue de Métaphysique, vols. 7. 8. 9. Blondel) 和 De Sailly 的論文(載在 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Année Série, vols. 2 and 3)

Papini 曾宣布用法文著一本關於實用主義的書，不久可出版了。

至少我要免除一個誤解：就是實用主義和我近時主張的『極端經驗主義』，其間沒有論理的關係。後者靠自己存立的。一個人儘可完全否認，他却仍可爲實用主義者。

一九〇七年四月哈佛大學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魏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實用主義

目錄

第一冊

- 第一篇 哲學上現在的兩難……………一
第二篇 實用主義的意義……………三〇
第三篇 玄學上幾個問題從實用主義上研究……………五八
第四篇 一與多……………八七

第二冊

- 第五篇 實用主義與常識……………一
第六篇 實用主義的真理概念……………二二
第七篇 實用主義與人本主義……………五一
第八篇 實用主義與宗教……………七五

實用主義

第一篇 哲學上現在的兩難

謙斯探頓
的話

謙斯探頓 (Chesterton) 自敘他的一部文集叫做叛教徒 (Heretics)，其中有幾句話：『有幾個人——我就是其中的一個——想，關於一個人最實在最緊要的一件事，就是那個人對於宇宙的見解。我們想一個房主婦對於他的房客，要緊的是知道他收入的多少，但是更要緊的是懂他的哲學。我們想一個將軍出去打仗，要緊的是知道敵人的數目，但是更要緊的，是知道那敵人的哲學。我們不用問宇宙的原理，對於事物有影響沒有，只須問除了這個以外，還有什麼能影響事物。』

這一點，我是和謙斯探頓先生同意的。我知道你們各人有一種哲學，而且關於各人最有趣最要緊的一件事，就是各人的哲學怎樣決定了各人的宇宙觀；他們知道我也

人人各有
一哲學

一樣。可是我現在要和你們講起這哲學來，心裏很有些惴惴的。因為我們各人所必需的哲學，並不是一種專門學術；而只是大家感着人生的一種老實的深切的意義。從書上得來的哲學，不過是哲學的一部份；他的大部份，却是我們各人對着宇宙的觀感的方法。我不能一定想，你們中有多數人是宇宙學的學生，然而我站在這裏，却要想引起你們在一種哲學上的興味；這種哲學，講起來，少不了要用些專門學術的敘述法。我要把我所篤信的一種新趨向說出來，使你們大家表同情；你們雖不是學生，我却來講大學教授所講的話。不論什麼宇宙，只要是哲學教授所信仰的，說來總是話長的。兩句話就可界說明白的宇宙，那是用不着教授的智力去想的。對着那樣淺陋的東西，他怎會有信仰呢？我聽見我的朋友和同事，也有在這會堂裏講過哲學的；他們沒有講多少話，人家就嫌他們乾燥無味，所以他們的結果少有完全滿意的。我現在的嘗試，也大膽了。實用主義 (pragmatism) 的倡始者（譯者按此指 C. S. Peirce），近來自己也在羅威爾研究所 (Lowell Institute) 演說了幾回，講題就是這個名詞，真好像黑夜裏放出明光了！他說的，我也想也

沒有人全懂，我現在站在這裏，還要去經歷那同樣的冒險。

我冒這個險，也因為那些講演，聽的人很多。大凡我們聽人談起高深的學理來，即使我們和談者都不懂，也總有一種很怪的妙趣。我們都能感着那種問題的激刺，覺得一種『大』的存在。若是在吸煙室裏，發生一個辯論，不論是關於意志自由，或是神的萬能，或是善與惡，你可以看大家怎樣的竦起了耳朵聽着。哲學的結果，和我們都有最重要的關係；哲學上最奇僻的辯論，也很愉快的引起我們精微巧妙的感覺。

我是篤信哲學的人，又信我們哲學家將看見一種新曙光，所以覺得不論說得對不對，總要拿現時的消息，傳達給你們。

哲學是人類事業中最高遠的，也是最瑣細的。他在最狹小罅隙裏用力，闢出最闊大的境地來。人說他『烘不了什麼麵包』，然而他却能振起我們的靈魂，教他勇敢。他的模樣，他的疑惑和詰難，他的游辭和辯論，常人多見他討厭的；然而在這世界的觀念上，要是沒有哲學上發出的幾條遠照的明光，我們就不能一朝居。他的光輝，和那因此光輝而生

的黑暗和奧妙，就能使他所說的話發生一種趣味；這種趣味，不限於專門學者的了。

哲學史的大部分，是人類氣質的抵觸的歷史。這個說法，我的同儕中間，或者有人以為失體的，但是我不能不把這抵觸說個明白，再拿他來解釋哲學家的許多爭點。凡專門的哲學者，不問他有那種氣質，當他作哲學的思想時，常要遮蓋那氣質的一要素，因為一個人所有的氣質，習慣上不認他成爲一個辯論的理由，所以哲學者辯護他的結論時，須提出一些不關個人的理由。其實他的氣質所給他的偏執，比那客觀的前提所給他的，還是強得多。兩頭的證據本來一樣，祇要加上一個氣質，一頭就重多了；他的宇宙的觀念，或是偏重感情的，或是偏重硬心的，都是隨着氣質而定，也同隨着這個事實或那條原理一樣的。他總信託他的氣質，他要一個能合他氣質的宇宙，所以無論何種宇宙的解释，若能合他的氣質，他就信仰。凡是和他氣質相反的人，他就覺得他們不懂世界的性質。雖是他們的辯論能力比他還高明，他心裏總想，這樣人在哲學上總是門外漢，總是不勝任的。然在辯論會上，他不能僅據他的氣質，來爭他的辨別力或學問的優勝。於是我們哲

學的辯論裏，乃發生一種不誠實：我們前提中最重大的前提，永遠沒人提起的。在我們這講演裏，倘使破除了這個先例，把他說了出來，在明瞭上一定很有補助，所以我覺得很自由的說了。

我說的，自然是指那些確然特別的人，有根本的特性的人，能把他們的肖像印在哲學上，能在哲學史上占個地位的人。柏拉圖 (Plato)、洛克 (Locke)、黑格兒 (Hegel)、斯賓塞 (Spencer) 都是這樣有氣質的思想家。至於我們普通人在思想上，多數沒有確定的氣質；我們是兩種相反氣質的混合物；每種氣質都有些，却沒有一種特強的。在抽象的事物上，我們不大知道自己有什麼偏好；就是有了，也只要人家一說，便會改掉的；結果還是跟着風向走，或是依著近旁最動人的哲學家的主張。但是哲學上至今以為有效力的一件事，就是一個人要能看事物，要拿他自己特別的法子去看事物，並且對於相反的看法不當滿意。我們不能說，這個堅強氣質的幻想，在人類信仰的歷史，上從此就不算重要。我現在心裏所想的，一種氣質上的異點，是文學、美術、政治、禮貌和哲學上都有的。講

起禮貌來，就有拘泥禮節和不拘泥禮節的兩派人。在政治上，有服從主義派和無政府主義派。在文學上，有練語派和寫實派。在美術上也有擬古派和浪漫派。這些分別，大家承認的；在哲學上，我們也有相對的兩派，就是『唯理主義家』(rationalist)和『經驗主義家』(empiricist)。經驗主義家是愛事實的人，唯理主義家是信仰抽象的永久的原理的人。事實和原理，不論那一個人也不能一刻離的；所以這個差別，不過是注重點上的差別罷了；然而那注重點不同的人，竟彼此生出許多劇烈的惡感；我們就拿『經驗主義家』和『唯理主義家』的兩種氣質來表示我們宇宙觀念的差別，就覺得非常便當。有了這兩個名詞，這個比較也就覺得很簡單，並且很概括的。

這些名詞所指的人物，常時沒有那樣簡單和概括。因為人性裏，能有各種的性質聯合。若是我們說到經驗主義家和唯理主義家的時候，再加上些附屬的區別名字，使我的意思，更有滿足些的界說，那末我請你們當我所說的話，是有些任意獨斷的。我選出性質上兩種的聯合，這兩種聯合是常有的，却並非一律的。我所以選出這兩種，單為便於幫助

我表出實用主義的特質來。在歷史上，我們知道『唯智主義』同着『唯覺主義』兩個名詞，和『唯理主義』與『經驗主義』是通用的。唯智主義常帶一種唯心的樂觀的趨向。經驗主義家却又常偏於唯物；他們的樂觀不是絕對的，並且非常容易搖動。唯理主義必定是一元的。他從全體和通性說起，最注重事物的統一性。

經驗主義從部分說起，他說的全體，不過是一個集合體，所以不妨叫他是多元的。唯理主義自以為比經驗主義多含宗教性；這個要求，說起來話很多，現在不過講起一句罷了。若是唯理主義家是個感情的人，而經驗主義家是個自名硬心的人，那末這個要求纔是真的了。那樣的唯理主義家，常主張意志自由說；那樣的經驗主義家，都是定名論者。——我用這些名詞，都取他是最通行的。到末了一來，唯理主義家總帶着些獨斷性的氣質；經驗主義家，要懷疑些，肯開誠討論些。

我且把這許多特性，分兩行寫下。若是我加上『柔性者』和『剛性者』的兩個稱號，我想這兩種的精神組織，你們更容易認識了。

柔性者（由原理着手。）

剛性者（由事實着手。）

唯理主義的，

經驗主義的，

唯智主義的，

唯覺主義的，

唯心的，

唯物的，

樂觀的，

悲觀的，

有宗教性的，

無宗教性的，

意志自由論的，

定命論的，

一元的，

多元的，

獨斷的，

懷疑的。

我所寫兩行比較的混合性，他們內部到底聯絡不聯絡，自己矛盾不矛盾，這一問，請你們暫緩一下，我不久就要詳說這一點。現在所要說明白的，就是柔性的和剛性的兩種

人，照我所寫下的特性，在世界上都存在的。大約你們各人心裏，或者知道幾個最顯明的例，而且知道這兩種人彼此是怎樣相視的。他們自然是互相仇視了。他們個人的氣質強烈時，這種仇視就成了一時代哲學空氣的一部分。在今日還是哲學空氣的一部分。剛性的人，有着柔性的人是感情家、獸子。柔性的人，覺得剛性的人不溫良、無情理。他們相互的反動，就很像波士頓的旅行家，走到克里普爾河的居民中間，彼此都說別人比自己低一等；不過這種輕蔑裏邊，在一方面帶些娛弄，在他方面却含着些恐怖。

在哲學上，我們尋常人很少那樣單純的波士頓人，也很少那樣特別的落基山莽漢，我以前已經說過了。多數人喜歡在界線兩面，都取得些好的物事。事實自然是好的——多給我們些事實。原理也是好的——多給我們些原理。從一種方法看去，世界一定是『一』；從別一個方法看去，世界一定是『多』。所以讓我們採取一種多元的一元論。各種事情，說起來都是有定命的；然而我們的意志却是自由的一種意志自由說的定命論，纔是真哲學呢。部分的惡，是無可否認的了，但是全體不能都惡；所以實際上的悲觀主義，

儘可以聯合着玄學上的樂觀主義。餘依此類推。——平常哲學上的外行人 (Layman)，總不是極端派，總不組成他的哲學系統，但隨著一時的引誘，模模糊糊的相信這種說法，或是那種說法，

但是我們裏邊也有幾個人，在哲學上不全是外行。我們可以稱爲非職業的角技者。我們看見自己信條裏太多不一貫不確定的地方，也很覺得煩惱的。若是我們從界線的兩對面，留着夾雜的矛盾物，那末我們智慧的良心，是很不安寧的。

多數人
享實亦要
宗教

現在要講到我所要說的第一個要點了。世界上從來沒有這許多的傾向經驗主義的人，像今日這樣。我們的小孩子，一生下來就像有個科學傾向似的。但是這個貴重事實的心，却沒有打消我們的宗教心。其實他自己就差不多是一種宗教。我們科學的氣質是虔誠的。今且假定有一個這樣的人，假定他是個非專門的哲學者，並且不願意象外行人一樣採取那雜亂的系統，那末他覺得自己的地位是怎樣呢？他要事實，他要科學，但他也要一個宗教。他自己既不是專家，不能做一個獨立的創造者，只好去找那老練者和專門

學者，求他們指導。在座諸君中，大多數或者就是這種的哲學者。

那幾種的哲學，你們覺得恰合自己的需要呢？你所找到的。若是一個經驗主義的哲學，他的宗教性是不够的；若是一個宗教的哲學，他的經驗方面又是太少。你若去尋那最重事實的地方，就找到那全部剛性的主張，和那科學與宗教之劇烈的抵觸。若不是一個剛性者像海凱爾（Haeckel），同他的唯物的一元論，他的以脫神（ether-god），他說的上帝是個『氣體的脊椎動物』的笑話；就是斯賓塞把世界的歷史，看作物質和運動的再行分配，恭恭敬敬把宗教請到門外——彷彿說宗教可以繼續存在，但是他永遠不得在廟裏出頭了。

一百五十年來，科學的退步，似乎把物質的宇宙擴大，把人的重要縮小了。結果是自然主義或實證主義的感想之發達。人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，乃是他的吸收者。自然界是固定不動的；人是要去遷就他的。讓他去記載真理，——雖然是非人性的，——還要去服從那真理！理想的自動和勇氣都沒有了，景象是唯物的和抑鬱的。各種理想都看作生理